

往事随想

风筝还在天上飞

卞毓方

小时候,放风筝是件很酷的事。平原,没有仰头落帽的钻天树,没有凌虚摩霄的峰峦,也难得一影偶尔路过的飞机,仅有燕子、麻雀、乌鸦在空中欢腾,围着房顶、树梢追逐,盘旋。而风筝比鸟儿飞得高,比飞机听使唤,比云彩更跌宕。一线在手,仿佛是跟天神拔河。

别以为这是我制作的,哈,是祖父的手艺。一天,我模仿邻居王小二,拿芦苇秆扎风筝。祖父见了,摇头:“芦苇太脆,经不起折腾。”老人家劈开一根毛竹,用竹片扎成六角菱形骨架,糊上厚实的牛皮纸,在底部粘上两条长长的纸带,反复调准提线,然后,系上棉质的白线,那线绕在木制的轱辘上。

祖父领我来到镇子西边的旷野,手把手教我怎么顺风放、顶风跑。他说:“风筝上了天,只要不遇强风,一般都很平稳。放和收,最为关键,掌握不好,它会翻跟斗,倒栽冲。”

如是,我控制高度,收收放放,跑跑停停。第二天,又按照祖父说的操练。两天玩下来,熟能生巧,操纵自如,痛快极

了,也梦幻极了,感觉自个儿在天上飞。

风筝的确可以载人,这不是我瞎吹。听私塾的师兄讲,楚汉相争,汉将张良乘了一只大号的风筝,飞上夜空,放开喉咙吼唱楚国的谣曲——这就好像在天上安了一只高音喇叭,将声音传播四方——楚营的战士听了,禁不住流下了思乡的酸泪,军心由是瓦解、崩塌。成语“四面楚歌”,记录的就是这事。

我么,如果有朝一日,能制造出巨无霸的风筝,乘它飞上天,我会唱什么歌呢?我是个孩子,不用跟谁争霸,想去,还是我熟悉的一首古诗应景: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。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

那天傍晚,我又来到旷野,有了前面两番历练,胆子大了,气儿粗了,我把线一放到底,风筝飞得老高老高。我是新手,识相,尽量找人少的地方,避免和他人的风筝发生碰撞。偏偏那个牛气哄哄的牛大鼻子——绰号牛魔王——拿他那只鬼脸型的风筝缠过来,企图俘虏我的风筝。我收线,他也收线;我跑开,他也追过来。结果,两根

线绞在一起,我的线单薄,断了。眼见风筝晃晃悠悠、飘飘摇摇,越过小洋河,坠入对岸的麦田。

我拔脚就追,追到小洋河边,傻眼:河水有十几丈宽,河上无桥,奈何?

正犹豫间,曹家老大——这小子是飞毛腿,平常我总比不过他——撒腿就向东边跑,一里开外有座桥,我盯着他,看他转过了桥,敞开夹袄,摘掉帽子,甩着小辫,转而向西,狂奔到对岸的麦田。谢天谢地,曹大找到了我的风筝,他高高举起,看上去完好无损。

曹大夹着风筝往回走,肩膀一耸一耸,一步三摇。你可快点走啊,快点!等他晃过桥。等他面向我。等他……噢,他一闪没了踪影。

等了半天,曹大再没出现。我急了,就去他家找。

曹大的家,在我读书的私塾的隔壁,他父亲是补锅匠。这是一所“钉头舍子”,极其低矮破旧的茅草房。门关着。叫他,里边没人应。

祖父恰巧路过,他问明情况,拍拍我的肩,领我回家。

祖父找出一团细麻线,让我交给曹大。祖父说:“风筝原来是你的,断线飞了,你没去捡,表明你放弃了。曹大跑了几里路去捡,不管捡到的是完好,还是破烂,那都是他的。曹大家穷,玩不起风筝,你把这团麻线给他,让他也快快活活。”

我又去找曹大,这次门开着。曹大见了,一脸窘迫,直想躲。我赶紧声明:“风筝是你找回的,就归你了。这儿有一团麻线,也给你。”

曹大喜出望外,傻傻地接过麻线,像做梦。

祖父又按原样做了一只风筝。改天,我和曹大,两只风筝比翼齐飞。

若干年后,曹大应征入伍,干到营级,转业在盐城。我么,不郎不秀,半道改行,混成码字匠。

一次返乡,遇见曹大的母亲。老人家拉着我的手,亲热地说:“我家曹大经常念叨你,说你是他小时候最好的朋友。”

我心头一暖,想起那只风筝——哦,风筝还在天上飞。

心香一瓣

金榜题名后

谷永建

那年,桂花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大学。

捧着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,躲在角落里的父亲,阴沉着脸,不住地唉声叹气。

桂花理解父亲的心情。家里爷爷奶奶外老体弱,母亲又疾病缠身多年,里里外外就指望父亲一个人起早贪黑地忙碌着,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供她上大学。

“娃,这大学别上了。”父亲终于发话了。

桂花的眼泪哗就下来了:“爸,你让我上吧,我在学校可以勤工俭学,保证不花家里的一分钱。”

父亲把大学录取通知书抖得哗啦啦:“娃,这几千块钱的学费,家里砸锅卖铁也凑不齐啊。”

桂花知道父亲的脾气,他决定的事情,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情急之下,桂花把村里德高望重的刘大爷请到了家。刘大爷和父亲在屋里争论了半天,最后摇摇头走出了屋,拍拍桂花的肩膀,“孩子,别怨你父亲,他也是没办法呀。”

桂花不死心,又请来了村小学的王老师。王老师恨不得把嘴唇都要磨破了,可父亲始终是一言不发。到最后,父亲拱手给王老师说了声对不起,扛起一把锄头,头也不回地下了地,急得桂花冲着父亲的背影直跺脚。

桂花彻底绝望了,她红肿着双眼,开始收拾起外出打工的行李。

村子不大,桂花要去打工的消息长了翅膀,立刻传遍了村子里的角角落落。

村支书从乡里开会回来,半路上得知桂花要去打工的消息,没来得及回

家,扭身去了桂花家里,一把按住桂花的行李说:“孩子,我家小强打小就调皮捣蛋,不好好学习,我想让你给他辅导一下功课。”

桂花愣愣地瞅着村支书:“叔,村里谁不知道小强学习好,门门功课第一,还用得着辅导?”

“那是乡亲们抬举我呢,啥都别说了,你现在就跟我走。”支书说着话,把一叠钱塞到桂花手里:“这一千块钱是提前预支你做家教的报酬。”

“怎么这么多钱?”桂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她正要推辞,支书板着脸急了:“让你拿着就拿着,咋这么不听话?”

第二天,桂花刚吃过早饭,前邻的叔叔来了,二话不说,拿出五百块钱递给了她,要她去辅导他的宝贝孙子。

桂花举着钱愣住了:“叔叔,这不合适吧?你的小孙孙刚上幼儿园,有啥可辅导的?”

叔叔一笑,振振有词道:“怎么不合适?现在流行早期教育,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”不由分说拉着桂花出了家门。

桂花呆呆地站在原地,泪水不知不觉盈满了眼眶。

桂花终于如愿上了大学。临行那天,村支书指着身后为她送行的乡亲们,语重心长地说:“孩子,有乡亲们给你做后盾,啥样的困难都能克服,你就踏踏实实地去学习吧。”

桂花眼里噙满了泪水,她使劲地点点头,然后又朝乡亲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……

世间万象

早市里的烟火气

史春培

清晨,整个城市似乎还在幽远的梦里氤漫,早市的喧嚣,却带着它特有的音调,给寂静划了道口口子,接踵而至的声响就奔涌开来,唤醒了新的一天。

早市里人群熙攘的热闹场面,五花八门的新鲜货品、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、讨价还价的市井氛围……一切的一切,都让人感受到烟火生活中最为淳朴厚重的本真。尤其站在那些与土地相连,跟日子相融的农产品面前,刹那间就被素朴的简单与宁静的怡然紧紧围绕,心灵的根系恍若寻到了梦寐的土壤,安稳且踏实。

逛早市的人群中自在悠闲的老年人居多,偶尔遇到个年轻人也是行色匆匆,他们健壮的腿脚迈着宽阔的步伐,直奔目标所在,手里拎着的大多是油条、豆浆、包子之类的早餐。不似老年人走走停停,左看一下、右瞧一眼地比较掂量、精挑细选、讨价还价之后,再给那些青菜果蔬以着落。在年轻人飞一般的身影里,光阴却在穿梭的人群中不紧不慢地流动着,或许,只有他们才有与时间一分伯仲的勇气和资本。

夏日的早市,瓜果果蔬总是独占鳌头。这些来自农家小院的纯绿色产品有的伸肢展臂地堆叠在一起,有的用马尾草、细绳、或者布条捆绑着放在一处,形状不一、大小各异,却各有各的明媚、各显各的神采,给马路两侧点染成一副流动的图画。韭菜割口的绿汁含着晶莹的渴望;生菜叶上滚动的露水映着美好的梦想;黄瓜身上的鲜刺透着良善的锋芒;马铃薯脸上的泥土喘着质朴的气息。她们素面朝天的样子很容易让人想到与淳朴、自然、诚实相关的词汇。世间物住往如此,未经雕琢和打磨的东西才葆有形态的本色、味道的本真,也更容易触碰到人心底的柔软。

装水的容器里,鱼儿游得欢实,闹得鲜活。小贩一边吆喝一边用水舀子往鱼身上淋水,鱼儿甩开尾巴水珠四溅,

洒落在小贩含笑的眼角间,那细小的水珠迎着晨曦闪着熠熠的光,跟崭新的日子一样鲜亮。

早餐摊位的煎饼铺前香气诱人,包子笼上热气缭绕、油锅里麻花翻滚、豆浆机打着响舂……摊主们只顾忙着手里的活计,并不高声叫卖,但却始终围拢着一拨又一拨人,这会让人不自觉地想到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,想到“民以食为天”。曾猜想,人们挤在摊前翘首等待的原因无外乎习惯和好奇,习惯是因为它在饱腹的同时满足了味蕾需求,好奇则是带着试探和挑剔的步调,揣度明天的选择。生活和道理就是这样,某种范围内如影随形、彼此兼容。

卖牛羊肉的手里攥着刀,穿着大围裙,那悍壮的样子颇有几分《水浒传》中郑屠的姿态,台面铁钩上挂着的牛蹄子羊脑袋闪烁着诚信的光芒。卖活禽的,把鸡鸭鹅装在笼子里,任买家随意挑选,一副随遇而安的悠然然。旁边卖海鲜的音湖里倒有几分焦躁,螃蟹蝎子的猛劲喊,那气势与卖瓜的“王婆”不分上下。染着金发的妇女牵着穿衣服的小狗慵懒地走,让人很容易想到与孤独相关的词汇。来到早市的人还是最先关心哪家的菜更鲜、肉更香,货更实惠,大多数人都是先照顾好自己再去关心他人,与崇高无关。

太阳越升越高,早市上的人越来越少,各种声音夹杂在一起的喧嚣也越来越小。这个时候如果你到早市来,往往能买到便宜货。小商小贩忙活了一早上,急着回家休息,他们懒得再为点货底儿挨时间,差一不二也就卖了。逛早市的人手里拎着自己需要的东西,迈着各式各样的步伐走向家里,看着都那么富足。

早市里聚拢着柴米油盐的交响,缭绕着苦辣酸甜的气息,氤氲着人间烟火的味道,它普通而又寻常的存在,丰富了我们的生活。

岁月留痕

匠人记

梁亚军

耕种,日用,一个家庭总是少不了几样铁器。

打铁的铺子开在斜峪关上,一间有些灰暗的土屋,只有炉火和铁锤的声音是明亮的。铁匠的手艺,来自于三代祖传,爷爷传给父亲,父亲又传给了他,他十几岁开始就跟着父亲打铁。

在爷爷把手艺传给父亲的时候,那还是一个铁匠的好时光。叮叮当当的敲击声,总是从铁匠铺子里传出来。只有铁匠是沉默的,没有声响。父亲告诉他,打铁的时候是不能说话的。当然这一句来自于父亲的父亲——来自于爷爷。

沉默的铁匠,睁着被炉火映红的眼睛,炙热的目光直视着被捶打的铁器,仿佛要把它融化。铁匠的耳朵也在听着,叮叮,当当。话语在这个时候是多余的,只会是一种让人分神的障碍。铁匠的心里有一幅无形的图纸,目光里也有一把无形的尺子,落在铁器上的铁锤,力道、位置就不会出错。

父亲告诉他的第二句话则有关风箱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里言:“天地之间,其犹橐籥乎?虚而不屈,动而愈出。”橐籥如同风箱。铁匠的父亲没有读过《道德经》,但他在打铁中,也窥见了风箱的作用。炉子里的火源源不断,又被父亲手中的风箱控制着火候。

常来铁匠铺子的人,都来自于附近秦岭山中的村庄,瓦房沟、寺峪、鸡坡、双家山、八米原。斜峪关处于逼仄的山口,是一个一个的村庄到山外集市的必经之路,也是离山上最近的集市。在这个不算大的山口,拥挤着商店、诊所、饭店、理发店、铁匠铺、馍店、菜摊、面皮摊等。山上来的人,带着坏掉的犁、耙、锄头、铁锨、菜刀、锅铲、剪子等农具或者日用的器物。犁一茬地,种一茬麦,一年时间就被消磨了过去。被拿回来修理的农具,铁匠都熟悉,大多出于他的铁匠铺和手艺。来铁匠铺的人,一来二去,也都是熟人。

铁匠行里有一句话:“世上三般苦,撑船打铁磨豆腐。”铁匠跟着父亲入了门,熬过了最难熬的几年。铁匠铺子给一家人带来了生计。那些年,也是村庄的好时光,雨水旺,种田忙,一把把农具磨得发亮。农忙时节,从早晨到晚上,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似炉火不绝。

父亲去世后,铁匠以为,自己胸膛里的炉火一直会燃到晚年,不会熄灭。没有料到的是,铁匠的晚年碰上了手艺人的黄昏。当山上和附近村庄的人开始向山外搬迁,来找铁匠打制或者修理农具的人越来越少。

直到有一天,铁匠关闭了铺子。不打铁,铁匠很快就老了,常常看着落日发呆。仿佛山头的落日,就是身体里熄灭的那一炉火。而在落日余晖里,他想起父亲曾经对他说起过爷爷打铁的手艺和县上的一个铁匠。那还是民国的时候,这铁匠客居岐山,串乡行商,后在县城西关开设炉院,以铸锅、铸铧、锻造为主,行銷西府各县……



古巷人家 洪其标 摄



骑行 徐金英 摄

人生百味

成人礼

李新泉

高考前夕,学校要举办成人礼,自然需要父母的参与。这让凌欣十分纠结。父母离异了,父亲给她找了一个后妈。凌欣对这个后妈是排斥的,觉得她没有资格来参加自己的成人礼,虽然她也意识到,后妈其实待自己也不坏,这样想可能不够公道。

看到老师在家长群里发了邀请通知,凌欣担心父亲会冒然带着后妈过来,于是她以决绝的语气电话告诉父亲,“不必”到学校来参加她的成人礼了。

活动当天,凌欣借口胃疼,跟班主任请假,说要在宿舍休息;还说她父母都在外地,一时也赶不过来。班主任只好同意了。

举办活动的操场上彩旗飞扬,飘浮在空中的一颗颗彩色气球,垂挂着一款款写着祝贺语的红色条幅;男同学穿西装打领带,女同学穿着长裙戴蝴蝶结;双成对的父母们正陆陆续续地进入场地。

此时的凌欣站在宿舍窗前,看着操场上的一切,不禁泪水盈眶。今天,她本该像其他同学一样,作为主角高高兴地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。想到这里,又引发了她对父母的恨意,恨他们给了她生命,却又不给她健全的家庭和幸福的人生。

忽然,一对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她的视野,那白色

的西服,红色的旗袍,那么眼熟,那是她的父母吗?没错,他们今天的穿戴正是很久以前家里那张结婚照上的服装……

凌欣立即扎进盥洗室,匆忙梳洗了一番,急忙下楼。此刻,仪式已进入到家家长与孩子的互动环节了。在花环装饰的成人门前,父母们端坐着,孩子们向父母鞠躬,献花,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;然后是父母表达对孩子的祝福和希望。凌欣顾不得询问,汇入队伍,完成了自己的礼仪。终于,因为父母的双双参与,这次成人礼让凌欣感到莫大的慰藉,她还请同学们给三人照了一张温馨的全家福。虽然那个大大的疑问悬挂在心头,让她不能释怀,但她还是不愿用较真的询问来冲淡这一刻的圆满。活动结束后,父母离开了学校。

凌欣很快从班主任那里取来手机,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母亲好像知道她就会打来电话似的,说:“女儿,妈今天能够跟你爸一起来,完成你的成人礼,应该感谢你那位‘后妈’,是她主动跟我联系的。其实她待你不薄,不输于待她的亲生女儿。其实这件事也让你很惭愧,当初我对你父亲那边的亲人,太缺少起码的接纳了……”

凡尘一瞥

翠花嫂的愁肠

刘杰

陪她逛商场溜公园,儿子不敢违了媳妇的令,翠花嫂也不忍儿子受气,大度地让人家周末去潇洒。平日常子忙得顾不上,媳妇忙着健身,不是到瑜伽馆练瑜伽,就是到健身俱乐部做健身操。如果光是忙碌倒也罢了,翠花嫂的身板硬朗着呢,让翠花嫂煎熬的是钱的问题,儿子的工资买房按揭了十年,媳妇的工资除过给娃娃买奶粉,其它的不够花到哪里去了,每个月都入不敷出,寅吃卯粮,一家人的生活费要福顺从家里拿。早先福顺靠做醋一年还能收入万儿八千的,后来卸车的时候扭了腰,落下了病根,再加上翠花进了城,没有了帮手,醋坊只好关闭了。没有了醋坊,来钱的门路断了,好在福顺还喂着两头猪,一年卖几窝子猪,才供给着儿子一家的日常开销。

四年时间,说长不长,说短也不短,翠花嫂的大脸盘整整瘦了一圈,原先乌黑发亮的头发也出现了灰白色,窈窕的身材佝偻了,一个健

壮开朗的农妇,四年时间变成了一个寡言木讷,背驼发白的老太婆。翠花嫂偶尔匆忙回一趟家,村里的姐妹们见了都惊诧不已;生活在城里应该是衣着光鲜,容光焕发才是,翠花嫂咋就一下子老成这样了呢?面对姐妹们的疑惑,翠花嫂有口难言,只是长长地叹息一声。

孙子上幼儿园了,翠花嫂如释重负,吐出一口长气——她和儿媳妇约定好的,孙子上学了她就回乡下。

翠花嫂爱儿子疼孙子,更挂牵的还是福顺。她在城里再苦再累,总有一口热乎饭吃,福顺在乡下就不一样了,饥一顿饱一顿,热一餐冷一餐的没个准数。福顺虽然精通吹拉弹唱,唯独不会做饭,平日里全靠翠花嫂捎来的馒头凑合,遇上猪婆下猪娃,一天难得吃上一顿顿饭。日子久了,福顺有了胃病,在医院检查说是溃疡,要忌生冷,可哪里能忌得了呢!翠花看着日渐憔悴的男人,心里五味杂陈,福顺看着突然

间苍老了的翠花,心里堵得慌,却又无可奈何,孙子总得有人管啊。每次相见,两人泪眼相望,无语哽咽,只盼着孙子上了幼儿园,翠花回家,夫妻共枕,相互取暖。少时夫妻老来伴啊,咋能不惦记呢?

伺候孙子吃过下午茶,翠花嫂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,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回家。小卧室门被轻轻敲了一下,脸上贴着黑色面膜的儿媳妇风摆杨柳一般进了小卧室。

“妈,您这是干啥呢?”翠花嫂被儿媳妇吓了一跳,心跳突突地加速了:“我拾掇拾掇,明早坐头一趟车回去。”

“妈,您回去做啥啊?”“咱们不是说好了吗,哪哪上了幼儿园就让我回家的。”

“是说好了的,可是事情又有了变化,您不能回去了。”

“咋回事啊?”“妈,现在国家不是允许生二胎三胎了吗,我们决定生二宝,这不,怀上都已经快两个月了。我要保胎,操持家里和接送哪哪还要靠您呢,您咋能回去呢?您回去了我们咋办呢?”

“啊,还要生二胎啊……”翠花嫂突然间头一晕,眼前一黑,好像坠入了深渊。